

华夏中医论坛丛书 第二辑

江海涛 编著

藥性 YAOXING SUOTAN 性 瑣談

本草习性精研笔记

九信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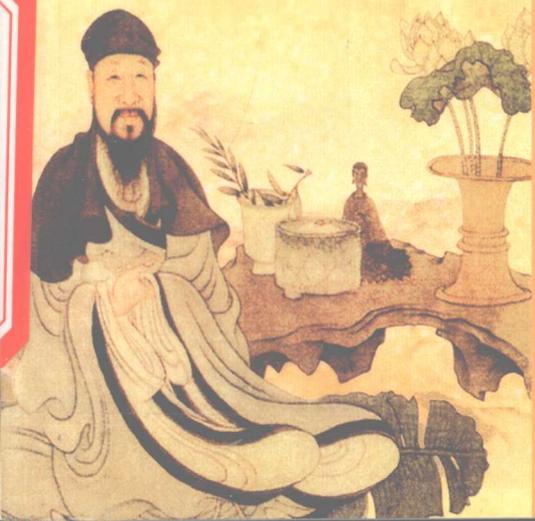


这里有您所期待的真传秘方
这里有异于常规的中医讲解



医药学院 610212045113

这里没有教条的中药讲解，也没有抄书般的人云亦云；
有的只是精研与深思的结晶，实践与感悟的碰撞。
这是一本别具一格的中药书，展卷细细读来，
方惊觉：中药原来如此动人！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医药学院 610212045113

夏中医论坛丛书

第二辑



藥

编著 江海涛

性
瑣
談

九信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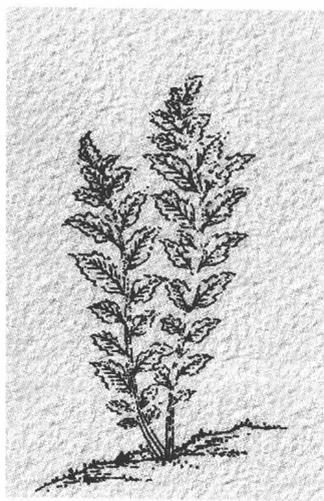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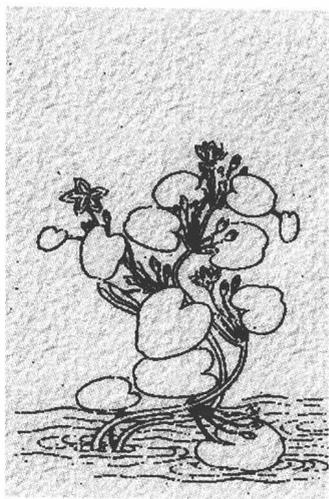
本草习性精研笔记



人民军医出版社

内容提要

目前国内中药类书籍均以介绍性味功用案例等形式为主。本书独辟蹊径,以独特的陈述手法,夹叙夹议,通过对每味药物的性味分析以及对药性的思考,深入探讨药物的性味和使用。全书叙述手法生动,让读者阅读全无乏味之感,对 100 多味药物都做比较详细的药性分析,每味药都理出一条主线。全书广博、生动、学术性强,出版后相信可成为本草类书新风气,适合广大中医药界人士及中医药爱好者阅读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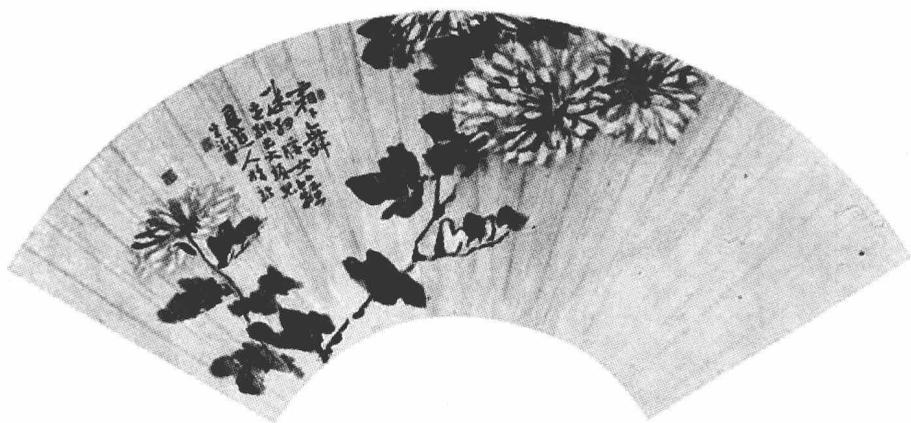


系列丛书

《华夏中医论坛丛书》第二辑

丛书编委会

主 编 王家祥 张少雷
编 委 谢 浪 李大威 郭 全
孙洪彪 曾伟峻 马腾飞
董兴辉 刘 娟 胡声华
胡玺成



序

吾友海濤。古魯國人也。研習岐黃有年。感悟良多。一日以書福示余。囑為之序。予素不習方藥。安敢弄布鼓於雷門。請辭者再。不果。遂翻閱數遍。知其用意甚密。非媚俗者流。因作數言以識之。

蓋神農本草經者。藥學之故典也。梁之陶弘景增其注。唐之蘇敬補其闕。至明之李氏東璧而為綱目。載藥一千五百一十八種。觀止矣。無以加焉。然物莫能兩大。得之於廣。

即難能為精。遂有劉若金、鄒潤安、由博返約、專研藥性。今
觀吾兄之作。遙承古賢心法。又不落前人窠臼。議論多有
發揮。而唯理是從。如禮記有五月半夏生之言。醫家遂
有半夏夏枯草交接陰陽之論。習者不察。以訛相傳。獨
本書不以為然。敢翻前論。誠哉古人之所未發。對醫學
真用心者。書將付梓。紙貴可期。願兄于中醫國粹。探幽尋
微。深究精研。百尺竿頭。希更大進。

歲次壬辰四月九信誌於崇文精舍



编者的话

——从鹅湖之会说起

鹅湖之会并不是现代召开的学术会议，而是南宋淳熙二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的一次哲学辩论大会。邀集人是吕祖谦，争论的双方是朱熹和陆九渊。争论的焦点是“尊德性”与“道学问”的问题。在治学方法上，朱熹主张先“道学问”和“即物而穷其理”，即从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更注重读书注经；陆九渊主张先“尊德性”和“发明内心”，认为“心即理也”，不必多做读书穷理的功夫，说“六经皆我注脚”。朱讥陆为“禅学”，陆讽朱为“支离”，并说朱子“学不见道，枉费精神”。争论的焦点也可以简化为做学问应该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问题。我们这里不敢评论两位思想大师谁对谁错，两者也没有对与错的区别。正像余英时先生所说：“世界上似乎有两类人……一类人有很强的信仰，而不需要大量知识来支持信仰……另一类人并不是没有信仰，不过他们总想把信仰建筑在坚实的知识的基础上面。”这两类人正是陆九渊和朱熹的写照。鹅湖之会以后，两派的思想有了一定的融合，渐趋和解。

借鉴哲学家的思想，我们认为“尊德性”和“道学问”应该是学习的两个阶段，并且缺一不可。第一个阶段是道学问，即我注六经——追求知识的积累，包括熟悉原文及各种注解，这些东西都是从外部灌输的，没有从自己心中生出东西，





应用起来就或灵或不灵，因为缺少变化。比如学武功，老师要先“喂”劲，也就是老师教完我们某种劲后，他要当“靶子”，让我们把这种劲体验到。有时我们在老师身上用熟以后就以为掌握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换个生人试试，你可能根本就用不上，因为对方没有给你使用这种劲的条件。因此说，即使老师教会我们一百种劲，如果我们自己心中不能生出东西，也是不能实战的。老师的喂劲只是作为一种诱导，把我们天性的东西诱导出来，才是质的飞跃。记得有一个很普及的笑话：某人跟老师学偷东西，把全部套路学会后，师父让他下山实习，结果偷盗时不幸被人锁在柜里——碰到了老师没有教到的问题。最后想到学老鼠的声音而得以逃脱，这时他才是真正出师了。也就是说他已经从“道学问”的阶段飞跃到了“尊德性”的阶段，以后再遇到新问题，他也能用自己的“德性”予以解决。所以说第一阶段的“道学问”结束以后，必须转向第二个阶段“尊德性”。

我们学习中医也要从道学问逐渐向尊德性转变，实现这种转变的唯一方法当然是靠临证，闭门造车肯定是不行的。过去出家人修行，在山中学到一定程度后，老师会赶学生下山去游历大千世界，只有在世间遇到各种尘事，才能真正得到修炼，找到自己的“德性”。喻嘉言曾有一段论述很能揭示尊德性的境界：“……观其阴证、阳证，两下混在一区，治阳则碍阴，治阴则碍阳，与两感之病情符合。仲景原谓死证，不立治法。然曰发表攻里，本自不同。又谓活法在人，神而明之，未尝教人执定勿药也。吾有一法，即以仲景表里二方为治。虽未经试验，吾天机勃然自动，忽生变化，若有鬼神相助，必可效也……”。刘力红先生曾提到《黄帝内经》的名言“谨守阴阳，无与众谋”也是这个意思。真正能够自己出东西的时候也就是可以脱离老师的时候，老师不可能把学生带到80岁，如果学生不能够尊德性，那么这种传授永远是徒弟不如师父，慢慢地这门学问也就消亡了。所以，学中医也不要过于看重老先生的“经验方”，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把老师用得很好的方子拿来自己用就不灵了，就是因为那不是你自己的东西，而且



方子越大，它带有的老师的个性就越强，就越不好照搬。不是经验方不好，只是它不一定属于你。但方剂学中的方子例外，我们学的古方就像树干，现代的经验方就像树叶，如果树干掌握不好，怎么能发出自己的树叶。

虽然说道学问与尊德性是两个学习阶段，但这两个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基础知识永远学不完，在学习的同时就应该寻找自己的灵性在什么地方，或擅长于脉诊，或擅长于望诊，或善于整体思维。人无完人，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好，总会天生的缺某一块，再怎么努力也学不会，但也可能有某一块天生的就好，把这种东西找出来，好好培养，就能弥补不足，就能吃这碗饭了。前番曾经强调基础学问，现在又强调发现自我。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都是学习中必需的。两位老艺术家的对话对我们很有启示，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啸伯先生，年轻时曾问过前辈余叔岩先生：“余派的特点是什么？”余先生回答说：“我唱什么都是余派”。

本书是我学习过程中的一些感想，也可以说是我从学校学习的“道学问”阶段试图往“尊德性”阶段转变。这里不说“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之类的客套话，现在的理解是这样，若干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时，可能大部分内容都是错误的了，记得初学拳术时曾经问老师，自己的动作对不对，老师说：“对于你来说就是对了，对于我来说就是不对。”可见对与不对都是相对于理解水平的高低来说的。《淮南子》中说：“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如果一定要等到理解“正确”了再发表出来，恐怕这本书永远也不会出版了。中医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没有人敢说哪个理论或观点绝对正确。学习中医的好处就在于它能使我们变成“思考者”，可以说一旦踏上中医这条船，一生中会有无穷无尽的问题在等着你，经常要沉浸在思考中，让你时而沮丧，时而又兴奋不已。这是和西医不同的地方，西医的大部分东西都是靠“学”得来的，中医仅靠“学”还不行，“学”完以后还要“思”，以完成从“道学问”向“尊德性”的转变。研习中医的乐趣可能就在于此。因此，本书的目的并不是给朋友们提供什么



知识(我本人其实毫无学识),而是分享学习的过程。我这里只是开了一个头,然后我们大家还要继续努力,各自寻找自己的“德性”,以发现“自我”。朋友们有了心得,请和我分享一下,在论坛中留言或发帖都可以。通过在论坛中学习,我发现,有很多水平很高的人,往往都是中医爱好者,他们对中医的热爱和执著令人感动,也使得我们这些所谓的专业中医大夫感到惭愧。为什么很多专业院校培养出的学生都变得对中医不感兴趣,而没有受过科班教育的爱好者却对中医这么痴迷,是值得我们大家反思的问题。可能有教育方法不太对头的原由,但到底应该怎样教育是个见仁见智的大问题。本文无法讨论,这里只是呼吁大家要对中医爱好者给予充分的尊重与感激,他们是中医的根蒂。没有这个群众基础,中医会逐渐地变成空中楼阁。只要大量中医爱好者的存在,中医就不会衰亡。



药性琐谈

本草习性精研笔记



秘法薪传

用药传奇

医方真谛

辨证心悟

...

1 上篇 药性感悟

药物的各种作用不是偶然发现的,是古人通过观察它的习性而推论出来的。中医的每一条结论背后都有一个理存在,绝对不是一个人说的经验医学,那就太小瞧我们的祖先了。所以学习中药仅仅知道它能治什么还不行,更要深究它为什么有这种作用。

本篇虽说是谈药物,也并不是想给朋友们提供一本药物使用手册,而是以药物为载体来进一步探讨医理。因此,书中的药物都没有全面的记载其主治范围,而是通过琢磨药物的生长习性,试图对每一味药物都捋出一条主线。朋友们可以顺着这条线推论出一些东西。

从张锡纯用黄芪得到的启示 / 2

黄芪与表证 / 4

人参与表证 / 7

桔梗与载药上行 / 8

茯苓与猪苓 / 9

地黄 / 13

玄参 / 16

何首乌 / 17

泽泻 / 20

石菖蒲 / 22

补气药物与阴火 / 23

小议补肾药物 / 25

麦冬 / 26

天麻与息风 / 29

桑白皮与升降 / 30

杏仁与麻子仁 / 31

白术 / 34

半夏 / 37

半夏与射干的区别 / 40

四味百合科药物的比较 / 41



- | | |
|----------------|------------------|
| 辨黄芩与黄连的区别 / 44 | 枸杞子与地骨皮 / 100 |
| 薄荷与辛凉解表 / 46 | 阿胶 / 102 |
| 柴胡与少阳 / 49 | 艾叶 / 104 |
| 柴胡与前胡 / 54 | 青蒿与茵陈蒿 / 106 |
| 天花粉与葛根 / 54 | 夏枯草 / 107 |
| 荆芥与薄荷 / 57 | 旋覆花 / 109 |
| 紫苏 / 59 | 牛膝 / 111 |
| 辨析芍药的酸苦之争 / 59 | 款冬花 / 112 |
| 桂枝调肝作用的分析 / 62 | 紫菀 / 114 |
| 肉桂引火归原析 / 65 | 连翘 / 115 |
| 麻黄的破坚积聚作用 / 67 | 车前子 / 116 |
| 析酸 / 68 | 女贞子 / 118 |
| 辨酸与涩 / 70 | 地肤子 / 119 |
| 论中药的明暗两性 / 71 | 菟丝子 / 121 |
| 用药应注意性味分离 / 73 | 桑寄生 / 122 |
| 茅根 / 74 | 龟甲与鳖甲 / 123 |
| 细辛 / 75 | 天南星 / 126 |
| 牡丹皮 / 76 | 五味子 / 127 |
| 远志 / 78 | 牵牛子 / 129 |
| 酸枣仁 / 80 | 威灵仙 / 131 |
| 龙胆草 / 82 | 秦艽 / 133 |
| 当归与川芎 / 83 | 白芥子 / 134 |
| 白芷 / 86 | 吴茱萸 / 135 |
| 补骨脂 / 88 | 地龙 / 136 |
| 白僵蚕 / 90 | 薏苡仁与缓急 / 138 |
| 蝉蜕 / 92 | 浮萍 / 140 |
| 姜黄、郁金与莪术 / 94 | 骨碎补 / 141 |
| 香附 / 95 | 石斛 / 142 |
| 藿香与香薷 / 96 | 白扁豆、赤小豆与黑豆 / 144 |
| 菊花 / 99 | 薤白 / 147 |



- | | |
|-------------|--------------|
| 葱白 / 148 | 诸香集 / 162 |
| 桃仁 / 150 | 经方五虫 / 164 |
| 乌梅 / 151 | 梔子 / 166 |
| 木瓜 / 153 | 五倍子 / 167 |
| 山楂与柿子 / 155 | 桑螵蛸 / 170 |
| 陈皮与青皮 / 157 | 山茱萸与杜仲 / 171 |
| 枳实与枳壳 / 159 | 竹 / 173 |
| 柏子仁 / 160 | 牡蛎与文蛤 / 175 |

在学习过程中常常有些想法,就随笔记下来,时间长了也积累了不少,现集结在一起供朋友们参考。内容杂乱无章,如有对教育方法的讨论,对经方时方的定位等,这些文章虽然没有讨论药物,但和上篇论药的文章风格一致,即力图用通俗的语言或比喻来表达比较深奥的医理。这样在形式上是科普的,在内容上是专业的,适合更广泛的读者。

- | | |
|-----------------------------|-------------------------|
| 辨厥 / 180 | 论浊邪 / 204 |
| “左升右降”的又一解释 / 183 | 万物所归,无所复传 / 206 |
| 从微观角度看水火升降 / 184 | 为时方鸣不平 / 207 |
| 从“博”与“专”的角度看中西医
区别 / 186 | 胸痹治疗当注意排出外邪 / 209 |
| 动者为真还是静者为真 / 187 | 析燥 / 211 |
| 元气与火 / 188 | 析独处藏奸 / 212 |
| 论理法与方药 / 191 | 中医治疗与调控基因的相似
性 / 215 |
| 论排病治疗与排病反应 / 193 | 论肌肉即“筋” / 217 |
| 论消与补 / 196 | 变异型心绞痛与厥阴病 / 217 |
| 从正邪斗争论营卫 / 198 | 析“肝阳虚亢” / 220 |
| 论病机中的“蓄力” / 202 | 辨析虚风 / 223 |



上篇 药性感悟

中医开出一张处方来，需要考虑四个环节，即理、法、方、药，表面看来这是四个步骤，其实也不尽然，它们之间是相互包涵的。比如说我们想用某味药物，不能局限于知道它的主治功效，还要考察它的作用机制，适合于什么样的病机，这就要牵扯到理法了。所以说中医有全息的特点，从任何一个环节深究下去，都可以涉及中医的全体。本篇虽说是谈药物，也并不是想给朋友们提供一本中药使用手册，而是以中药为载体来进一步探讨医理。因此，书中的中药都没有全面地记载其主治范围，而是通过琢磨药物的生长习性，试图对每一味药物都捋出一条主线。朋友们可以顺着这条线推论出一些东西。

中药发挥作用和化学药物不同，不着眼于具体的化学变化，而是通过它们有史以来的遗传习性对机体的气机起作用。比如夏枯草夏季枯萎，它就有一种强制收藏的习性，这种习性影响到人体，就可以对治失眠；地黄的封闭能力强，与肾同功，它就可以固肾，这些都是古人用药的依据。药物的各种作用不是偶然发现的，是古人通过观察它的习性而推论出来的。中医的每一条结论背后都有一个理存在，绝对不是一些人说的经验医学，那就太小瞧我们的祖先了。所以学习中药仅仅知道它能治什么还不行，更要深究它为什么有这种作用。这和学西药需要懂得药理一样，不过西药的药理和中药



的药性还不是一回事，药理是把药物看成一种死的工具，药性则认为药物是“活”的，有性情、有灵性。因此不能张冠李戴，用研究化学药物的方法来研究中药，那样得出的结论没有医理的基础，将成为无本之木。

教材是基础，但学中医必须学得活泼才能保持兴趣，如果仅满足于对教材的记忆背诵上，总有一天会觉得乏味而厌倦。讨论这些药物的价值不在于告诉朋友们什么具体的学问，而是分享一种学习方法，希望大家展开自己独立的思考，并对书中的错误给予指正。



从张锡纯用黄芪得到的启示

张锡纯喜用黄芪配知母治疗虚热。曾论：“凡遇阴虚有热之证，其稍有根柢可挽回者，于方中重用黄芪、知母，莫不随手奏效。黄芪温升补气，乃将雨时上升之阳气也；知母寒润滋阴，乃将雨时四合之阴气也，二药并用，大具阳升阴应，云行雨施之妙，膏泽优渥烦热自退，此不治之治也。”

从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黄芪配伍知母似乎是简化的大青龙汤法。黄芪类似于麻、桂、杏、甘、姜、枣，能够协助阳升；知母类似于石膏，能协助阴降。因无发表作用，可以说适合治疗“内伤的大青龙汤证”。对于大小青龙汤方名有很多不同的理解，由张锡纯的启示我们又可以得出一个新的解释：大青龙汤证因内有郁热，使患者感到烦躁不安。

在古人心中解决天气闷热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下一场雨。可是要想下雨首先应该有云。大青龙汤中以麻黄汤加姜、枣起到一个升腾云气的作用，麻黄汤无疑有升的作用，加姜、枣补益中焦是为了有水源。这样天空中有了云以后就可以“人工降雨”了。现代人是在云里洒碘化银，使水蒸气凝结成水。古人治病就在药方里加寒性的石膏，我们常说云翻雨覆，云首先要翻，雨才



能覆，“翻”是指有一个转折，石膏这里让上升的药势转折向下，起到了翻云的作用。这样云升雨降的过程就算完成了。

因此大青龙汤重视的是一起一落，但不是简单的一起一落，更确切的说法是一起一翻。仅说“起落”是注重了两个独立的过程，用“翻”字可以突出起落的转折过程。所以说只知道起落还不够细化，能够降下的药物很多，为什么单选石膏呢？牛膝行吗？有人说牛膝虽然下行，清热力量不够，所以不用它。那栀子呢？栀子既能下行，又能清热，引热从小便而出，而且治疗烦躁也很对症，既然这么合适，我们师仲景意，创一个新大青龙汤，把石膏换成栀子行吗？效果当然不会太好。为什么呢？因为栀子是往下拉，而不是往下翻。降雨是一个自然天成的过程，硬往下拉能降雨吗。石膏色白、质重、性寒、味辛，种种都是金象。像锅盖一样，凝结在上面的水滴，靠自身的重力自然落下来。栀子显然不具备这种性质，因为栀子的降是“水性”的降，不是“金性”的降。所以古人组的方不是我们容易仿造的。

或有人问：栀子豉汤也是一升一降，为什么用栀子来降呢？首先说，栀子豉汤已经和“龙”“雨”没什么联系了，不再强调“降雨”的过程了。另一方面，大家不难发现，栀子豉汤是火水的升降，大青龙汤是金木的升降。水火升降类似于北京、上海各发一辆车对开，金木升降类似于从上海发一辆车，到北京拐个弯再回上海。再比如说我们打出右拳时，左拳一般回收，这是水火升降的例子，这种升降注重维持平衡；而打出一个拳头，不停顿地再把这个拳头收回来，这是金木升降的例子，它注重的是一个顺利的转折。所以中医里一般水与火配对，金与木配对。如果交叉一下，把石膏放在栀子豉汤里，或把栀子放在大青龙汤里，肯定疗效不会太好。

有人说，体内的气机是木→火→金→水，完成一个循环，以对应春、夏、秋、冬，这里为什么要分为金、木与水、火两对呢。首先说，机体的气机运行是复杂的，不可能用一个圆圈就完全概括；其次，木火金水这个完整的循环或许是反映了机体正常的生理状态，而治病时如果再这么按部就班地进行，就会有些呆板，所以说治疗时需要更直接一些，这样就把一个大循环分为两个，在外围的大圈是金木循环，在里面有一个近似于直上直下的圈是水火循环。在古方中，如栀子豉汤、交泰丸等是调整水火的，周慎斋常用补中益气汤加麦、味，无疑是调整金木的。可见古人治病也经常把这两个循环



分开来应用，基本上没有哪个方子能把木、火、金、水全照顾到。

我们需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傻瓜相机照相的效果永远比不上手动专业相机，因为傻瓜相机的适用范围太广了，方剂可能也是这样，想创出一首面面俱到的方子肯定是不明智的。

我们继续讨论大青龙汤，在三大内家拳之一的形意拳中，有一个术语最能体现大青龙汤的作用趋势：“起落钻翻”。“起落”是说总的走向；“钻翻”是具体说明怎样起落。凑巧的是，形意拳中恰好有一个龙形，龙形就是先往上蹿，是一个升劲，然后把劲一翻，用劈劲劈下来，正好是一起一落，一钻一翻，可见这种起落之势反映了古人对龙的认识，看民间的舞龙表演，总是在起落翻腾。我们暂且这么认为：大青龙汤证，体内本没有水饮，通过大青龙汤的一升一降，竟然形成了“降雨”，是龙的一个完整“作业”过程，因此叫“大”；小青龙汤本有水饮，通过小青龙汤的散，将水饮除掉，只是半个“作业”过程，因此叫“小”。这种解释不太严密，聊备一说吧，主要是为了说明大青龙汤的这种“机势”。

古方，特别是经方，不像现代医家的方子，它不斤斤计较于每味药对机体的具体作用，而是更注重药物组成的“阵法”，组成这种阵法之后会在体内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趋势，因此个人认为，分析大青龙汤不能只重视麻黄、石膏这个药对。张锡纯黄芪与知母的配伍可以说非常类似于大青龙汤法，因为他自己就解释说：大具阳升阴应、云行雨施之妙。只是因为没有外邪，他巧妙地用了一味黄芪。凑巧的是，现代医家治疗消渴经常用到黄芪、知母两味药，张锡纯的这段论述可以说为这样用药提供了理论根据。



黄芪与表证

有医家认为表实无汗时不能用黄芪，因为担心黄芪能助表邪，使表邪更难驱出；又有医家持相反意见，认为黄芪无汗能发，有汗能止，如《本草汇言》就说：“伤寒之证，行发表而邪汗不出，乃里虚而正气内乏也，黄芪可以济津以助汗。”两种说法不能统一，有必要进行一下分析。

首先，黄芪主补阳气，作用主要在体表，这一点基本没有异议。因为芪